

紀念沈祖棻先生百年誕辰

正聲詩刊四種

武國
勳
署
檢



海鹽沈祖棻詩詞研究會重印

正聲詩刊四種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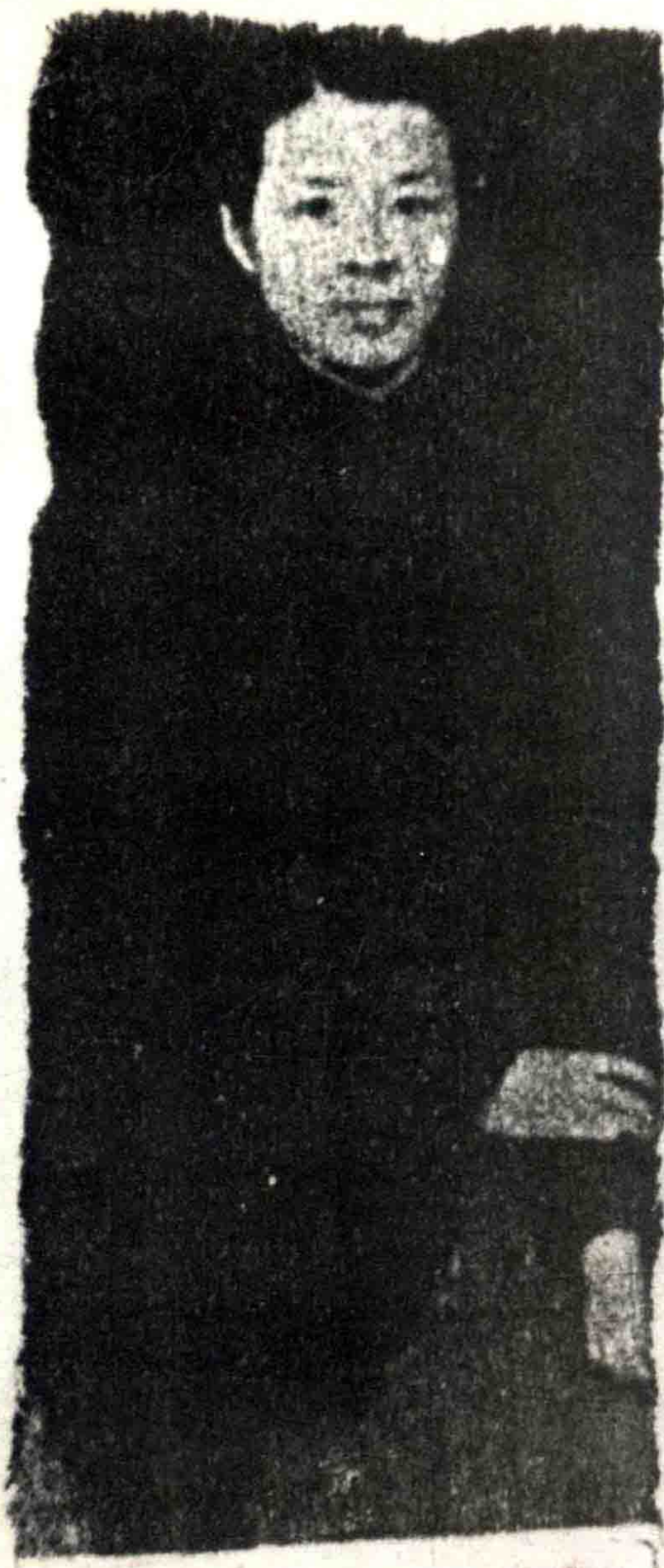
海鹽沈祖棻詩詞研究會重印



沈祖棻，一九四六年攝於成都

沈祖棻抗戰期間在成都

王文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複印件賜來，
原刊沈祖棻詩詞研究會會刊第十、十一期。



總目錄

序 张春晓	(1)
序二 (抗日戰爭中的正聲詩詞社) 劉彥邦	(5)
序三 (正聲不絕) 劉 婉	(13)
原刊本封面、扉頁、底頁、內頁	(19)
諸供稿老師手澤	(32)
正聲詩詞第一期	(50)
正聲詩詞第二期	(71)
風雨同聲集	(89)
正聲詩詞新一期	(130)
附錄	(169)
紀念沈祖棻先生百年誕辰書畫	(182)
編後	(209)

序

張春曉

十年前寫作《涉江詞初探》論文時，正聲詩詞社的名字出現在文中，儼然一個鮮明的符號，作為沈祖棻先生為人師表的印記，鐫刻在她多難而又璀璨的生命歷程中。那時，現實印象中的正聲諸子都已是老者了。多年後，因為劉彥邦、劉國武、王淡芳諸位先生念念不忘那段難忘的記憶，保存故物、勾陳往事，因為劉婉女士認真細膩的追索，因為王留芳先生的努力與執著，這冊《正聲詩刊四種》終於未如那數十期《西南新聞》報副刊《正聲》一樣沈入歷史的杳然，而能在二零零九年的春天與我們重新相會。看著那些過往的詩詞，忽然有種惶惑和感動。這是歷史，也是青春，更是在炮火中飽受磨難的青春，充滿痛楚與渴望，充滿激情與絕望。那麼溫情而殘酷，沉重而飛揚。從未謀面的他們就這樣褪去了蒼顏鶴髮，跳脫了生死隔絕，在在生動地走出了歷史的塵封。

沈先生在一九四四年致汪東寄庵先生的信中曾經寫到：“受業向愛文學，甚於生命。曩在界避警，每挾詞稿與俱。一日，偶自問，設人與詞稿分在二地，而二處必有一種遭劫，則寧願人亡乎？詞亡乎？初猶不能決，繼則毅然願人亡而詞留也。此意難與俗人言，而吾師當能知之。”生死攸關之際，她寧願捨棄生命而保存詞稿，因為詩詞是心靈的蓮花，是靈魂的記錄，擁有更堅韌更持久的生命力。歷史走過六十多年，儘管當時這只是一種設想，但是事實已經證明了沈先生選擇的正確。也說明當年程千帆先生沒有沉浸在喪妻之痛中消沈不前，而是以整理亡妻的詩詞以寄哀情的明智。沈先生辭世多年後，仍然有那麼多人愛重她、紀念她，仍然

有那麼多後來者加入到這愛重她、紀念她的行列中來，相當一部分原因便是因為她人亡書稿在吧。她離我們從來都不遠，這便是文學的力量。

一九四三年開創正聲詩詞社的金陵大學中文系鄒楓樺、盧兆顯，國文專修科楊國權、池錫胤，農藝系崔致學，以及次年春加入的金陵大學劉彥邦、陳榮緯，蕭定梁，四川大學中文系宋元誼，夏天加入正聲的華西大學中文系王文才、劉國武，四川大學中文系王淡芳、周世英，武漢大學中文系高眉生，是對於藝術的共同追求，把來自不同學校的他們團結在正聲周圍。正聲，出自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一：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楊國權在《論近人研治詩詞之弊（代發刊詞）》中要求扭轉五四新文學以來對舊文學評判的矯枉過正之風。即在尊重詞雅正之風、抒情性的同時，強化詞的現實功能，賦予更多更厚重的情感。既要抒發個人情感、感懷國事，亦不乏針砭時弊。這是一種強烈的尊體的聲音，是對於傳統文學的繼承與發揚。如今重讀正聲諸作，可以看到那些跳躍在長短歌行間的血氣文字，將曾經年輕的學子們的藝術追求、人生理想，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青春飛揚，一一彰顯。不需要借助更多的描述，他們的世界早已言為心聲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們因為正聲書稿的再現，心靈的世界、青春的面貌得到復生，這便是文學的力量。

正聲，不僅是一群年輕學子繼承和發揚國粹的呼聲，是背負家國責任的重擔，也是師道傳承的產物。上世紀四十年代，沈先生在金陵大學開設《詞選課》，正是在她引導下的靈動詞境間，凝聚起這樣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輕人。抗戰期間曾經在四川大學聽過沈祖棻講課的章子仲女士在《北斗七星》一書中，憶及沈先生上課的情形：“她的弟子門生可以說滿天下，從事教學頗著成績的也大有人在。回憶起沈先生的講授時，都不得不承認這幾件事：一是再也沒有聽見過比她的更完美動人的講課；二是永難磨滅淡忘她講課時的音容；三是無論如何努力也達不到她那種境界。……她治學細

密謹嚴，又深味創作的甘苦。她用真摯懇切的心，和咳唾成珠的口，將學生導入詩歌的美的殿堂。一首絕句，一首小令，二十幾個字，講兩個課時，自始至終牢牢吸引著人的注意力。”一九五七年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的劉慶雲在《終身受益 永久懷念——憶沈祖棻老師》中也說：“先生既是古典詩詞的研究者，又是深有造詣的詩人、詞人，對於前人的作品有自己獨特的感悟，具有不同凡響的藝術感受力。聽她講析作品，使人如親臨其境，目睹其人，心靈亦隨之融入境界，感受角色，同抒情主人公一道歌哭笑涕。”

將詞學傳之後人，這正是作為現代學者的女詞人沈祖棻，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學的責任感、使命感。詩詞不僅僅是抒發自我的文學形式，它還是中國傳統文學的精髓，必須發揚光大。在[八聲甘州]“記當時、烽映絳帷紅”（丁稿一六三）一詞小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對自己愛國主義思想的溯源：“憶余鼓篋上庠，適值遼海之變，汪師寄庵每諄諄以民族大義相誥諭。卒業而還，天步尤艱，承乏講席，亦莫敢不以此勉勗學者。”沈先生繼承了業師吳梅、汪東兩位先生“金針度與人”的誠懇與傳道、授業、解惑樂此不疲的精神，她為《風雨同聲集》作序：“壬午甲申間，余來成都，以詞授金陵大學諸生。病近世佻言傀說之盛，欲少進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聞于本師汪寄庵、吳霜厓兩先生者，標雅正沉鬱之旨為宗，纖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直接標明了她在教學中上承吳汪兩師的指導，以“雅正沉鬱”之旨為宗的方向。

章士釗見到《風雨同聲集》後很是欣賞，在論近代詩家絕句中云：“大邦盈數合氤氲，門下門生盡有文。新得芙蓉開別派，同聲風雨已堪聞。”又自注曰：“沈祖棻為程氏婦，其門人已刊風雨同聲集詞稿。”正聲所結的碩果，不僅是對詞學的宗旨有所繼承，也體現了沈先生對學生的關愛延續著師道傳承的古風。一如沈先生畢業後業師汪東寄庵先生時時寄贈[江城子]《病中寄千帆、祖棻》、[木蘭花慢]《為祖棻

作涉江填詞圖並題》等詞作鼓勵和推動其學業，沈先生同樣盡心為學生們一一改定詞作，程千帆也在遷居樂山後仍將學生詩作修改後再寄回。他們在成都的租賃寓所成為《正聲》詩詞刊的發行地和接收讀者來信的位址。沈先生離開成都後，更在書信中循循善誘，《致盧兆顯、宋元誼、劉彥邦書》（一九四六年）諄諄教誨：“元誼弟應多讀北宋作品，勿徒注意雕飾，以免辭勝於情。兆顯弟作，情意深刻而不免流於生硬晦澀，有辭不達意之病，又覺情勝於辭。彥邦弟入手甚正，確尤須力屏粗俗、熟濫、輕綺諸病。昔孔子有才難之歎，今日尤甚。弟等當自強不息，勿負余望也。”“望能循序漸近，持之以恆，須志大而心虛，精勤不倦”云云。

正如韓愈所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翻開正聲四種的目錄，會發現《風雨同聲集》以外的期刊，過半的詩詞來自於如他們的指導教師高文、程千帆、陳孝章，甚至更多的師輩、太老師輩，正聲，何止是一群年輕人的實踐，更是現代知識份子的理想，是師道傳承的明證。

《正聲詩刊四種》，雖是薄薄一冊，卻滿蘊深情，因為那是兩代人在家國之難中依然執著于對傳統文學的熱愛和對生命力量的宣揚所結的碩果。沉甸甸的它，亦是後人發掘故實、承繼前人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文學發揚光大的血脈從未中斷過，它一直流淌在每個熱愛文學、珍視人生、寶重中華文明的人們的心中。

蘭馨室 二零零九年一月廿三日

序二

抗日戰爭中的正聲詩詞社

劉彥邦

抗戰軍興，許多大專院校向大後方遷移，南京金陵大學（以下簡稱金大）遷來成都南郊華西壩。該校中文系及國文專修科的教師，頗多當代知名學者。寧鄉程千帆（會昌）、海鹽沈子苾（祖棻）夫婦，更是深受學生愛戴的師長。程、沈伉儷治學謹嚴，詩詞俱負時名。程千帆受業于蘄春黃季剛（侃），長訓詁、音韻及文學批評，詩詞亦其擅長。沈子苾是著名學者、詞人吳縣汪旭初（東）的得意高足。汪氏嘗云：“余女弟子能詞者，海鹽沈祖棻第一，有《涉江詞》，傳抄遍海內。其[蝶戀花]、[臨江仙]諸闕，雜置《陽春集》（五代南唐·馮延巳的詞集）中，幾不可辨”（見所著《寄盦隨筆》頁二十九，上海書店一九八七年版）。由于程、沈學養深湛，講授、啓發，循循善誘，先後造就了不少人材（他倆當年還分別在四川大學和華西大學中文系兼課）。一九四三年，金大學生五人在他倆的提示下，組成了正聲詩詞社（以下簡稱正聲社）。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間，正聲社除在金大中文系發展社員三人外，另在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武漢大學三校中文系發展了六位社員。他們編印的《正聲》詩詞專刊及在《西南新聞》報上開闢的《正聲》詩詞專欄，在當時四川文壇上曾產生一定影響。現就筆者所知分爲前後兩期敘述如下：

前期概況

正聲社最初由金大中文系的高材生鄒楓枰、盧兆顯和國文專修科的楊國權、池錫胤，以及專門選讀沈子苾所開詞選課的農藝系崔致學等五人組成。正聲二字，是取李白“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的詩意而命名的。他們反對“五四”以來某些人所謂“舊詩詞爲已死之文學”的偏頗觀點，主張“文言白話，原無嚴界，期於描寫真切，表達真肫，即爲盡其能事。若其內容空乏，技術拙劣，則雖廢棄舊腔，純用新體，亦不得謂爲文學作品。”同時，他們對當時傳統詩詞研究與創作上體現的怪異理論（如某人釋“目眇眇兮愁予”的“愁”字爲“瞅”）和怪異作法（如某人作五言詩在“櫻花滿地”後下一“爬”字爲韻足），也嚴肅批評這些人是“貽誤後生”和“歧途是競”（據《正聲》第一卷第一期楊國權寫的代發刊詞——《論近人研究詩詞之弊》）。社員盧兆顯在一九四三年寫的[鷓鴣天]《華西壩春感》詞中說：“情知新譜盈天下，却向人間理舊絃”，則顯示了他們研治傳統詩詞的態度。

正聲社一成立，就聘請程千帆和沈子苾以及同時在金大中文系任教的高石齋、劉君惠兩教授爲指導。得到這幾位老師的大力支持，社員們雄心勃勃，決定自己湊錢出版《正聲》不定期刊。在向當時政府申請註冊尚未得到批復的情況下，一九四四年一二兩月，便編印發行了《正聲》第一卷的第一、二兩期。

這兩期《正聲》都是三十二開本。內容主要是本社師生的詩詞論文和創作，同時也刊載太老師輩如林山腴、汪旭初、汪辟疆、沈尹默、龐石帚、蕭中侖諸先生和老師的學友陳孝章（志憲，也是正聲社聘請的指導）、蕭印唐諸先生的詩詞。第二期刊布的文章是盧兆顯的《致夏瞿禪先生論李後主詞書》和夏的復信。盧在編寫《南唐二主詞彙箋》（未發表）過程中，發現夏著《南唐二主年譜》中有五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便寫信向他質疑。夏在復信中說：“承教五事，二、

三、四條，小稿鹵莽，當依尊說改正”；一、五兩條，他認為還應存疑。這既表現了夏瞿禪治學的虛懷若谷，也看出了盧兆顯鑽研二主詞的深刻。此期的詞錄欄發表了七首[高陽臺]，是老師們壬午（一九四二）年歲暮宴集于枕江樓（成都外南萬里橋側，今已改為國營建新旅館）後寫的。當日席間，高石齋、劉君惠酒入愁腸，感時傷事，一位狂談，一位痛哭。次日，多愁善感的沈子苾，首先寫出一首[高陽臺]，詞的上闕末幾句云：“斷蓬長逐驚烽轉，算而今、易遣華年。但傷心，無限斜陽，有限江山。”抒寫了她對抗戰節節敗退，大片國土淪陷，人民顛沛流離的滿腔悲憤。此詞傳觀後，參與當日宴集的龐石帚、蕭中侖、陳孝章、蕭印唐諸先生以及高石齋、劉君惠兩師都用同調和作，各抒懷感，每首都有驚心動魄的警句，如：龐石帚詞中的“高樓別有斯文感，奈登壇無女，臨水聞鶉。燈畔吟聲，男兒蟲是堪憐。家鄉作客君知否，夢幽單、慣得孤眠。”高石齋詞中的“角聲又送殘陽去，嘆青冥飛轍，容易回車。咫尺長安，如今水隔雲遮”；劉君惠詞中的“夕陽紅到銷魂處，甚欺人、錦瑟華年。更相逢、如此樓臺，如此江山”，都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第一、二期的《正聲》，主要在祠堂街西三家書店發售并徵求自由訂戶。但因法幣貶值，物價飛漲，取得第一期售書款時，早已不敷第二期刊物的印製費了。社員都是在校學生，其中盧、崔二人是分別從廣東和河北流亡來川，本身生活費都感拮据，自然無力長期維持這個刊物，因此只出兩期便停刊了。

一九四三年春，我和一位高中同班同學陳榮緯（後改名帆，解放後在《湖北日報》當編輯）同時考取金大中文系。一進校便聽程千帆的《文學通論》課。他以所著《文論十箋》（此書當時名《文學發凡》，一九四八年改名《文論要詮》由開明書店出版）作教材，我們深受教益。講課中他不時強調“文學之道重能不重知”，這使我們對作業不敢馬虎從事。第二學期因早已聽說沈子苾是當代著名詞家，我們便選

讀了她開的《詞選》課。同門中，蕭定梁（解放後任教于遂寧師範學校）幼承庭訓，根底極厚，考進金大國文專修科前已能作詩填詞；宋元誼本肄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也因慕沈之名從望江樓趕來華西壩聽講，從未缺席。她家學淵源（尊祖芸子，海內知名學者；父擷芳，名教師），才思敏捷，所交習作，沈師常拿在班上示範。一九七三年沈寫的《歲暮懷人》絕句中，還稱道宋“當日曾誇屬對能，清詞漱玉有傳燈”

（見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江詩》卷二）。陳榮緯和我入校前對詩詞可說未窺門徑，但在程、沈兩師耳提面諭和老學長（盧、崔）新同學（蕭、宋）的啓發幫助下，居然在習作中有時也出現一兩句被老師獎勉的句子，激勵著我們努力學下去。由于正聲社原社員中的鄒、楊、池三人即將卒業離校，急需補充社員，程、沈兩師便推薦宋、蕭、陳和我加入該社，時間是一九四四年春初。

原社員中的盧、楊、池、崔四人，自一九四二年春起就跟沈子苾師學詞。他們的詞作在沈的精心指導下都已斐然可觀。一九四四年夏，楊國權、池錫胤已屆卒業。當驪歌將唱之際，爲了留下同窗切磋琢磨的長遠紀念，四君又湊錢編印了正聲詩詞社叢書第一種——《風雨同聲集》。這個集子也是三十二開本，封面和扉頁分別由龐石帚、高石齋兩先生署簽。內容計有：楊國權《苾馨詞》三十首，池錫胤《鏤香詞》二十六首，崔致學《尋夢詞》三十一首，盧兆顯《風雨樓詞》三十六首。沈師爲這個集子寫了如下序言：

“壬午甲申間，余來成都，以詞授金陵大學諸生。病近世佻言傀說之盛，欲少進之於清明之域。乃本夙所聞於本師汪寄庵、吳霜厓兩先生者，標雅正沈鬱之旨爲宗。纖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及門既信受余說，則時出所作，用相切磨，頗有可觀省者。而綦江池、楊二生，寧河崔生、三水盧生，里閭雖異，交誼顧篤。以先後卒業之將別去也，爰共撰錄平居所爲，付諸剞氏，藉當相思之券，題曰《風雨同聲集》，蓋詩人相鳥鳴鵲之義云爾。在昔南宋群賢，觀逢多故，陸沈

天醉之悲，一寄諸詞，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島夷亂華，舟覆棟傾，函夏衣冠，淪胥是恫，是兢兢者，烏足以攀躋曩哲。然其緬懷家國，興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幾萬一合乎溫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儻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繪相嘲讓邪？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天中節，海鹽沈祖棻。”

這個集子出版後，曾經引起社會人士的重視。如章行嚴（士釗）先生在其《論近代詩家絕句》中論程頌萬（千帆師叔祖）一首云：“大邦盈數合氤氲，門下門生盡有文。新得芙蓉開別派，同聲風雨已堪聞。”詩後并加小注：“沈祖棻爲程氏婦，其門人已刊《風雨同聲集》詞稿。”

正聲詩詞社前期的社務工作，主要由盧兆顯主持。

後期概況

一九四四年秋，正聲社的老社員都已畢業離開金大，新社員陳榮緯也轉去武漢大學。爲使該社不致解體，幾位指導老師積極代爲物色和推薦社員。因此，華西大學中文系王文才（現四川師大教授）、劉國武（現華西醫大語文教研組組長）、四川大學中文系王淡芳（解放後在成都中學任教）、周世英（解放後在新都中學任教）和武漢大學中文系高眉生（女，已故）等五人先後加入了正聲社，他們都是所在學校鑽研詩詞造詣頗深的優等生，社裏的力量也因之空前壯大了。此後約兩年時間裏，正聲社的組織活動，基本上是每兩月選一個節假日，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的茶館或新南門外枕江茶館聚會。會間，社員們分別出示上次由指導老師命題的習作，互相觀摩與交流學習心得，議論古今詩詞作家的作品，自然也要談談社務情況與問題。會後師生釀金聚餐，能豪飲的社員還互相賭酒，盡歡而散。我記得這段時間聚會時，多半由沈子苾師爲下次習作命題，因爲程千帆師在一九四四年中秋後已應武漢大學之聘去樂山了。社員呈交的習作，沈師總是不憚其煩地仔細修改，好的加點加圈以至密圈，壞的批示疵病所在或不予圈點。發還以後，我們都能從沈師修改的詞句或圈點中有所領悟。向千帆師學詩的社員，

把詩作寄去樂山，他也同樣詳加修改并作批語寄回。

抗戰後期，成都的《西南新聞》報（報館營業部在半邊橋街）負責人與陳孝章相熟，通過陳先生的說項及該報編輯李定一（他畢業于金大國文專修科）的推薦，報社同意每隔一周的星期三，在該報第三版以半版篇幅刊出《正聲》，要求我們早一禮拜把組好的稿件送去發排（他們不作刪節或修改）。這樣，《正聲》就成了該報的雙周詩詞專欄。從一九四四年秋起至一九四六年春，因金大遷返南京及其他原因暫時停刊，共計在《西南新聞》報上出刊《正聲》四十餘期。每期稿件由社員輪流負責組織。組稿完成，徵求其他社員意見，再送指導老師審定。這個專欄的刊頭，是請當時華西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在宥教授寫的。每期至少有一篇不長的詩詞論文，另外便是老師輩和社員們的創作，間也刊載非社員投寄的稿件。所刊詩詞，一般都能聯繫實際，或感時傷事，或譏彈時政，或記述萍踪，或互相贈答，言詞各抒情意，文風均以清明雅正是尚。我們向報館供稿不取稿酬，只每期由他們將《正聲》專欄另外印贈我們五十份，用以分送師友及投稿者。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詩詞界老一輩以至兩輩的作家，除前述林、汪、龐、蕭諸先生外，還有程穆庵、陳寅恪、沈尹默、劉永濟、謝無量、向仙喬、沈淙菴、向仲堅、曾聖言、陳仲子、吳雨僧、繆彥威、殷孟倫、葉石蓀、鄭隱、羅髫漁、潘重規、李思純、吳征鑄、康彥荇等等先生的作品先後在《正聲》上刊布。可惜目前成都市幾家圖書館都未留存《西南新聞》報，社員中也無人保存《正聲》專欄印件，便無法詳述當時盛況了。

一九四六年秋，正聲社的指導老師除陳孝章留蓉任教外，程、沈、劉、高四位都先後離川東下，掌教上庠。留在成都的九位社員，兩人在機關工作，兩人在中學教書，任務都較繁重，另五人則因讀到大學四年級，各自忙于撰寫畢業論文。但是，大家都有不應使《正聲》銷聲匿迹的共同願望，因而在當年冬天再給《西南新聞》報編發了《正聲》新一期

專欄。但當第二期稿件送去時，記不起什麼原因，報館不再發排了。一九四七年秋，留在成都的幾個社員，又大家湊錢編印了名為“《正聲》詩詞刊新一期”的三十二開小冊子，封面是請高石齋師自南京寄來的；內容仍分文錄、詩錄、詞錄三欄。文錄欄刊出周世英的《有宋詞風探原及諸家之一種新估價》一文，他認為：“詞與樂關係至切，……盛衰流變莫不以音樂為中心，南北詞風之異同，實即詞樂演變之自然結果。”因此，詞的正宗，必須音律與詞章二者并美，其代表人物是：“美成振聲於北宋，白石響應於南宋，兩宋之間，雙峰遙峙。”他的這種估價，實際上是對主張“詞以豪放為宗”者的挑戰。這期詩錄欄刊有陳仲子、殷孟倫、羅髻漁、沈涓菴諸先生的作品，詞錄欄刊有林山腴、劉永濟、龐石帚、葉石蓀諸先生和沈子苾老師的作品。沈師的六首[浣溪沙]和一首[鷓鴣天]，都是當年在信裏寫示盧兆顯、宋元誼和我的。一九八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江詞》載有這六首[浣溪沙]，其特點正如黃裳先生所說：“隨著時局急遽的發展變化，詞人筆下日益減去了纖細輕柔的韻致，終於出現了‘眦裂空餘淚數行，填膺孤憤欲成狂’這樣的聲音”（引自《涉江詞》中附載黃的《涉江詞》文）。但那首[鷓鴣天]却未載入《涉江詞》。此詞原文是：“浩蕩收京萬騎回，中興好夢賸低徊。傷心忍作偕亡想，留命翻成未死哀。新戰伐，舊樓臺，遼天歸鶴怨重來。金仙殘淚銅駝恨，相對斜陽話劫灰。”可以看出，沈師對倭寇敗降後內戰又起是何等悲哀，對國民盼望已久的中興夢又落空是何等痛心疾首！

取名新一期，原想出下去的。但因內戰方酣，物價飛騰，人心惶惶；我們又限于人力物力，特別是老社員盧兆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不幸病逝，社務從此停頓下來，以後再也不見《正聲》出現了。老師們用心血培植起來的傳統詩詞之葩，竟在我們手中雕萎，回想起來，抱愧萬分！

解放後，正聲社的五位老師中，陳孝章、沈子苾已先後謝世。十四位社員中，鄒楓枰、池錫胤至今下落不明，楊國

權、宋元誼先後在政治運動中含冤而死；其他同志多因遭際坎坷而中斷聯繫，直到打倒“四人幫”後才有幾位重通音問或過從。一九七七年八月初，劉君惠師獲悉沈子苾老師因車禍于當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武昌不幸逝世，特別通知時在成都的王文才、劉國武、王淡芳和我集會望江樓，共議如何悼唁沈師。同人等遂分別寫出哀挽詩詞，寄去當時尚在武昌的程千帆師處。這次聚會，應是解放後正聲社的唯一聚會。由于獲悉沈師噩耗的時間已晚，加上相距遙遠，我們雖深受師恩，却未能親去悼唁，所作哀挽章句，不過是“懸劍空瓏”而已。

一九八七年七月草成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修改

按：劉彥邦（1923——2007 年）此文系劉婉於西元二零零八年四月整理先父遺篋後通過電郵從美國加州賜來。文中說到“從一九四四年秋起至一九四六年春”“共計在《西南新聞》報上刊出《正聲》四十餘期”。現據當年《西南新聞》《正聲》版編輯李定一先生《我為〈正聲〉說幾句》一文，認定時間是從一九四五年六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則按半月一期算，是為二十餘期（李定一先生文章見後面第一七九頁）。今兩說並存，惟祈《西南新聞·正聲》有重見天日之時。